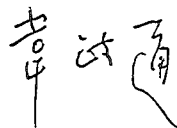


孔子的啟示



孔子是中國人文精神、人文傳統的創建者，他一生為人文理想艱苦奮鬥。孔子如何溫故知新？如何轉化？又如何從返本的思考中，開出一片人文的新天地？在孔子與傳統複雜而又辯證的關係中，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示是：就文化創新而言，愈深入傳統，愈能超越傳統。

今年四月，我在北京《原道》第二輯發表的〈孔子與論語〉一文中曾說過，現代中國人的人生和道德資源有多種來源，昔日能從《論語》中汲取的人生智慧與提升道德生活的力量，同樣能從其他傳統的偉大書籍中獲得。這是現實，也是我們無法提出充足理由說服人必讀《論語》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今日要談如何研讀《論語》，只有針對一些特定對象：（一）有成德意願者；（二）闡明孔子學說者；（三）主觀體認自得者。最近我讀到中國大陸十多篇有關人文精神的文章和對談，覺得在上述對象以外，應再增加一個「有志振興中國人文精神者」，因孔子是中國人文精神、人文傳統的創建者，他一生為人文理想的艱苦奮鬥，到今天仍應有一些啟示。下面是我的心得，提出來願與中國所有人文學者共勉。

一 爲人方面的啟示

司馬遷說：「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為人。」他所說的「為人」，大概相當於現代人格心理學中的「性格」，依我了解，孔子極為顯著的性格有下列幾項：（1）自我期許極高。（2）興趣廣泛，多才多藝。（3）不厭不倦的精神。（4）幽默。（5）率真自然。（6）虛懷若谷，從善如流。（7）好惡顯明。（8）能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失。（9）和藹中帶有嚴肅。（10）安貧樂道。（11）富使命感。（12）行為中規中矩^①。

由孔子的性格，很明顯的可以看出，與佛陀、耶穌相比，他是最少神話和神祕色彩的人物，雖然在危難中，在使命感的驅使下，也會激發出他的神祕感，並顯露其宗教心靈的一面，但他從不以此自豪，更未以此教人。他經由教

育，希望養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，而君子毫無神秘色彩。中國歷史上曾將孔子神化，當代新儒家中也有人認為，世上只有孔子才是「圓滿的聖賢型」，而將穆罕默德、佛陀、耶穌貶為「偏至的聖賢型」，就孔子生命的本質而言，這畢竟不是尊孔的正道。孔子其人，既無天國的期盼，也無地獄的恐懼。他一生的志業，主要是周文傳統的振興，與人間秩序的重建。他與天下人同群、共憂樂，實是一位平實可親，人人可學的典範，一旦將其神化，或推崇太過，反而使他變得高不可攀，這與孔子特重「人間性」的精神是不合的。

孔子出身貧賤，不靠神靈的託付，沒有神話的渲染，完全靠自身「下學而上達」的努力，成就其偉大，他那憤發向上，不厭不倦的精神，世世代代不知激勵並鼓舞過多少寒門中好學有志之士。今日再談「安貧樂道」，必為「下海」之士所訕笑。貧窮本身並無價值可言，重點是在生活條件極差的狀況下，仍能守道、樂道、甚至弘道，他憑藉的是甚麼？為的又是甚麼？

二 堅持人文理想的啟示

孔子生存在一個王綱解紐、道德敗壞、階級變動、戰爭頻繁的時代，如果說我們的時代很壞，大概不會比孔子的時代更壞；如果說我們的時代危機重重，也不會比孔子的時代更嚴重。孔子就在那樣的時代，放射出人文精神的光與熱，最初這種光與熱，僅能影響他身邊的弟子。但他在階級變動的過程中，卻扮演着極重要的角色，他使原先階級意義的君子和小人，重新由道德學問上加以區分，而以君子的成就，作為士當追求的理想，於是為新興的士人階級提供了新的人生方向和目標。孔子深知，要實現他的志業，必須培養一批新的人才，他本諸「有教無類」的教育理想設帳講學，將傳統上由貴族獨佔的經典知識普及民間。他的弟子主要有兩個來源：一是沒落的貴族淪落於民間者，如顏回；一是出於庶人階級，如曾參。孔子因才學出眾，在當時已享有聲名，周旋於諸侯之間，甚至分庭抗禮，然而所能受到的尊崇很有限。真正能對他心悅誠服的，是以上兩個來源的弟子，因為這些身陷社會低層的人物，要改變自己的身分地位，要出人頭地，必須尋求人生新的途徑，孔子的一套教養，不僅能喚起他們追求理想的熱情，也確實能養成出仕的本領。如無意仕途，或沒有機會出仕，也可獲得自我實現的滿足，所謂安身立命之道。

孔子在54歲以前，曾在魯國的政壇活躍過，最後弄得身陷危境，幾乎不能全身而退。其後14年的流浪生涯中，始終未能得君行道，真可以說是坎坷一生。可是由於他對人文理想的堅持，和不屈不撓的奮鬥，卻在仕途之外，開闢出一條自立自主、無待於外的人生道路，使後代有志之士，知道在「程文之外，另有學問；科名之外，另有人生；朝廷之外，另有立腳地」(徐復觀先生語)。從此，不僅對中國歷史上的人格世界，起了劃時代的轉變，兩千多年來，人道得以維繫，人文傳統得以延續，其基本的動力，有賴於此。

三 與傳統關係的啟示

在世界同等級的偉大人物中，如佛陀、如蘇格拉底、如耶穌，沒有一個像孔子那樣，與以前的歷史文化傳統有着深密關係的。孔子以前的傳統，主要的有宗教的傳統，周文或周禮的傳統，以及詩、書、禮、樂的經典傳統。此外，在信史的帝王中，周公在孔子心目中也有特殊的地位。要全面地了解孔子，有必要深入他以前的傳統，《論語》裏有些話，如不了解以前的傳統，是很難真正理解的。

(1) 在周代以前，中國曾經歷很長時期的天神崇拜的傳統，孔子式的人文精神，蓋萌芽於殷、周之際，周公的言行是一大關鍵。到了春秋時期，就人文思想的演進來看，大抵已進入神人消長的時代，在這時期，富有人文光輝的智者踵起，孔子將先驅們星星點點的光輝，內化於道德意識，促進了道德主體的自覺。(2) 周文或周禮，是封建時代的核心控制系統，政治秩序、社會秩序、文化秩序的穩定有賴於此。在孔子心目中，這一控制系統乃中國上古史中最偉大的文化創造。到孔子之世的春秋末期，這套控制系統顯已失效，且面臨崩潰的危機，於是孔子的一生遂以振興周文為己任。或許正如今人所說，孔子有一種「秩序情結」，因此在振興的努力中，守舊的成分多，創新的成分少。但毫無疑問，他確實在業已僵化的禮制中，注入新的生命和意義，作為重建秩序的藍本，並由此遂形成秦、漢以來中國社會規範的一大特色。(3) 孔子既認為周文或周禮是古文化中最偉大的創造，而在此創造的過程中，貢獻最大的就是周公。假如在孔子以前沒有這一獨特形態的周文傳統，恐怕就不可能產生孔子這一獨特形態的儒學，周公使孔子尊仰到「夢魂縈繞」(錢穆先生語)的地步，其故或在此。(4) 禮、樂、詩、書本為周代貴族教養所用，孔子則以之教育弟子。他「好古敏求」，對傳統的知識，多半也有賴於這些經典。歷來都認為孔子對這些經典曾加以整理或改造，究竟如何整理、如何改造，則眾說紛紜。就《論語》來看，唯一可以證實的，是孔子對這些經典做過「創造性的詮釋」。

我在〈傳統與孔子〉一文中^②，曾嘗試進入孔子心目中的傳統，去了解孔子思想的形成與開展，同時也希望能了解孔子如何溫故知新？如何轉化？又如何從返本的思考中，開出一片人文的新天地？在孔子與傳統複雜而又辯證的關係中，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示是：就文化創新而言，愈深入傳統，愈能超越傳統。

註釋

- ① 詳參拙文：〈孔子的性格〉，發表於今年8月香港法住文化書院《法燈》。
- ② 即將於香港浸會大學《人文中國》學報發表。